



陳澄波 嘉義公園 油彩、畫布 91×116.5cm 1939 論賢堂收藏

藝術新聞 重要展覽 SPECIAL EXHIBITION

「燠溽」
「呼愁」

2011/10/22-2012/2/28 切切故鄉情—陳澄波紀念展 高雄市立美術館

2011，重讀陳澄波的台灣風景

文 / 陳水財

重讀陳澄波

在2011年的今天，打開陳澄波的畫作，我一直在找尋一種閱讀的角度。陳澄波誕生於1895年，今年，2011年，他已經116歲了，距離畫家過世也已經64年；這批畫作大多創作於1930~1940年代間，超過六十前的畫作現再重新閱讀，畫家的熱情依然清晰；但除了創作風格或藝術成就外，歷史的推演及時間的沉澱，也讓陳澄波的作品更閃爍著一股攝人的張力。

重新閱讀陳澄波，把他的藝術視為並非封閉而是開放性的文本，嘗試從作者與文化意識的轉換、社會型態的變遷、歷史進程的腳步之間互為流動關係的「互文性」(intertextuality)，解讀陳澄波藝術在今天的視野下的多層意涵。

「325」密碼

3月25日台灣歷史上震撼的一天，更確切的說，台灣美術史上最悲慘的一天。1947年3月25日，陳澄波因二二八事件在嘉義火車站前被槍斃，那年他五十二歲。3月25日，這一天也是美術節；這一槍也槍斃了蓬勃發展了三十年的台灣「新美術」；或者，槍斃了陳澄波那一代台灣美術家對藝術、對「祖國」的天真與熱情。前一年，1946年，3月25日，在中國上海成立了一個上海美術協會才建議當局將這一天定為美術節，就在美術節週歲這一天，在成為中華民國國民還不到兩年的陳澄波奉獻了他的生命做祭品。日子似乎是生命的密碼，某些特定的日子會在一個人的生命中突顯特別的意義。1924年3月25日，這一天陳澄波以特等生身份考入東京美術學校，當年他30歲，距離被槍斃時間整整22年。

「325」串起了陳澄波生命中的許多節點，嘉義、上海、東京、美術節、東京美術學校、二二八事件。在我求學時代，美術系每

年都以化妝晚會慶祝美術節；年歲稍長，發現美術節原來也是個哀傷的日子——陳澄波的羅難日——代表的是禍從天降，或是台灣美術界難已痊癒的傷痛之日。1947年之後的3月25日，在美術節的慶祝儀式中，畫家需要遮掩起純真面目，用化妝的方式來哀悼這個歷史的傷痛。

重讀陳澄波的畫作，有些影像會不自覺的浮現疊映在畫面中。這些隨時出沒的影像，有時是陳澄波瞪眼平躺的身影；有時是一件胸口有碎裂破洞的白襯衫；有時是幾個人跪倒在地上背後插著牌子的人物正在被槍決的畫面。重讀陳澄波，他的作品變得閃爍飄忽，二二八的印記忽然鮮明起來，白色恐怖的陰影逐漸擴大擴大擴大，擴大到幾乎掩蓋了整個畫面。

台灣解嚴之後二二八禁忌解除，陳澄波重新出土，關於他的展覽與研究日多。時代的錯誤、政治的顛覆或是人性的失落，歷史慢慢滲進他的藝術中；陳澄波似乎仍繼續揮動他的畫筆，把一種蠻橫與憂傷不着痕跡的一點一點地刻進他的作品中，為他的藝術增添許多酸楚的味覺。

1895的隱喻

中日甲午戰後，台灣割讓日本，1895年日軍登陸澳底。1895年，是台灣歷史上劇烈動盪的一年，拍攝於2008年的客語電影《一八九五乙未》，即是描述發生於1895年（農曆乙未年）臺灣人抗拒被日本統治而犧牲慘烈的台日「乙未戰爭」。陳澄波就誕生於這樣的歷史關鍵時刻裡。

1895年2月2日，陳澄波出生於嘉義西堡嘉義街西門外七三九番地；同一天，劉錦堂也出生於台中頂橋仔頭；7月3日，黃土水生於台北艋舺。三位台灣藝術家都趕在這一年出生，為的是迎接台灣歷史上的關鍵時刻；而三位藝術家也分別以三個「第一」寫進台灣的歷史。劉錦堂，第一位留學日本學畫的台灣人；黃土水是第一位以雕塑入選日本「帝展」的台灣人；陳澄波是第一位以油畫入選日本「帝展」的台灣人。他們都是台灣歷史時刻誕生的歷史人物。

1895這一年，台灣從清朝版圖中被割裂出來，短暫建立「臺灣民主國」，隨即成為日本領地；選在中襖襟中的陳澄波身份也從皇清子民變為日本國民，中間還曾經是如夢幻一般存在的「台灣民主國」國民。陳澄波誕生在台灣歷史的關鍵點——1895，一出生歷史的密碼就已烙進他的生命，從此命運就和台灣同繫在一條臍帶上，一起隨著歷史的風浪起落。台灣的歷史時刻，總沒有遺漏陳澄波的存在；更確切的說，歷史的潮湧及其飄忽轉換的不確定身分已悄悄寫進陳澄波的藝術中。

對於身分認同，三位1895年出生於台灣藝術家對自己的模糊身分，各有不同的堅持與命運。和陳澄波同一天出生的劉錦堂不願做「棄民」而選擇回歸「祖國」並改名王悅之，終其一生；黃土水在創作上始終心繫台灣，卻在創作最具台灣象徵的〈水牛群像〉時，客死異鄉；陳澄波對「祖國」懷有幻想，卻在與「祖國」溝通的情況下，斃命槍下。另外，值得一提的，出生於同一天的陳澄波和劉錦堂生前並無交集，卻在出生屆百年於台北相逢；1994年，台北美術館舉辦「百年後的相逢——陳澄波、劉錦堂百年紀念展」，這莫非是「1895」隱喻的延伸。

浪漫純真

浪漫，對陳澄波而言是一種勇於追求的生命態度，是充滿理想的人格特質，是激昂充沛的情感力量，是純真與狂熱，是盡情揮灑的筆觸，是不受規範的作畫方式；浪漫狂熱作為一種精神面向，可以概括陳澄波生命與藝術。

1924年，陳澄波以三十歲「高齡」，辭掉教職，毅然東渡日本學畫，除了極大的勇氣、毅力，更需要一份浪漫狂熱；浪漫狂熱是陳澄波性情的寫照，這種浪漫精神以勇於追求的態度和充滿理想的性格，表現在的生活上，也表現在他的藝術中。

陳澄波的浪漫傾向也以「純真氣質」在作品中顯現；「純真氣質」是陳氏風格中最大的特色。他無論畫人物或風景都保有一股稚拙之氣，甚至帶點「素人」畫風。謝理法曾以「學院中的素人畫家」為題撰文探討陳澄波的藝術風格。陳氏能考進東京美術學校，並接受嚴格訓練，甚至獲得「帝展」認同，自不能以「素人」看之，「學院中的素人畫家」是針對他畫風的檢視。

陳澄波的長子陳重光先生曾陳述還原他當年創作〈嘉義公園(1939)〉時的景況：陳重光說，他（陳澄波）筆頭沾滿顏料，全神貫注的面對畫布，就像武士拿劍要和對方決鬥一樣。陳澄波的作畫神情，讓人強烈感受到塞萬提斯筆下浪漫英雄唐吉珂德的形象；唐吉珂德用寶劍決鬥風車，陳澄波用畫筆決戰畫布；但，更多時候，他在挑戰自己；而，決戰的「斑斑血跡」——純真與狂熱轉化為盡情揮灑的筆觸——清晰顯現在畫作中。

1895的隱喻也是一種浪漫；「台灣民主國」本身就是朦朧的浪漫，如夢似幻；「乙未戰爭」是保鄉衛土的狂熱與毫不量力的憧憬。陳澄波戰後用行動熱烈迎接他心目中的「祖國」及「325」載著滿車的水果、物資前往水上機場協商，更可謂「天真浪漫」。

「燠溽」與「呼愁」

仔細閱讀陳澄波的油畫，今天畫中景物恐已非當日情狀，但某種熟悉感仍讓人興奮；熟悉，不是因為景物，是一種味覺與觸覺，一種由視覺轉換而來的肌膚的感受，在他的畫中，我忽然領會了燠熱與溽暑的滋味。

北回歸線經過嘉義（陳澄波於前往水上機場交涉時就在北回歸線處被捕），台灣地處亞熱帶，海島型的氣候終年炎熱。在臺灣，尤其是南台灣，夏天的燠熱與溽濕是真實的切膚之感。



陳澄波 綠瓶九朵花 油彩、畫布 45.5×38cm 1932 私人收藏



陳澄波 北回歸線地標 油彩、畫布 45×33cm 1924.8



陳澄波 展望諸羅城 油彩、畫布 73×91cm 1934 私人收藏

〈嘉義公園〉系列作品，色彩總是飽含了水氣和溫度，空氣中瀰漫著濃濃的黏膩感與灼熱感；熱帶植物不像寒帶樹木有挺拔高聳的風姿，而是一身茂密的濃蔭；空氣中飄蕩的不是北國的清冷感，而是飽含熱度的暑氣。相對於黃土水牧歌般的景致，陳澄波捨棄田園詩般的抒情風味，而以毫不修飾的熱情揮灑，直接的把肌膚的感受訴諸於畫布。不只是在〈嘉義公園〉，其他的畫作，淡水、阿里山、玉山、廟宇……都具有相同的感受；陳澄波把我們生活中最假思索的細微感受給形象化了。我們的身體和我們的土地在同一個頻率中，北回歸線上的台灣有自己的溫度與溼度，陳澄波以肉身體驗，而以「燠溽」向我們開顯。

時間讓「燠溽」從身體感受進化為一種精神狀態，那就是「呼愁」。

「呼愁」(huzun)一詞，土耳其語的憂傷。土耳其文學家奧罕·帕慕克(Orhan Pamuk)引用「呼愁」來表明某種集體的感覺、某種氛圍、某種數百萬人共有的文化；不是某個孤獨之人的憂傷，而是數百萬人共有的陰暗情緒。陳澄波用生命把土地的輝煌刻進了歷史的脈絡之中，把歷史濃縮進了繪畫裡；我們無法丈量他的繪畫，但誰也無法否認陳澄波的繪畫裡的屬於土地和歷史意涵。土地、歷史與繪畫在此互為文本，給了重讀陳澄波繪畫一個重要的線索；時間似乎給那些熾熱激昂的畫作添加了隱晦游移的因素，也賦予滯塞的苦澀味。「燠溽」於是化為「呼愁」。

「燠溽」有三個主色，濃艷的青綠、熾灼的赭紅與厚重的湛藍，蔓延在樹木花草上、塗抹在土地與人們的肢體上、也渲染進溫溼的空氣裡，讓我們看見「呼愁」。陳澄波不是在描繪土地的憂傷，而是反映出我們的「呼愁」。陳澄波總是有艷陽下撐著傘的人物、被烈日晒得火紅的廟宇琉璃瓦；而「325的密碼」、「1895的隱喻」則以一種隱形的記憶顯現。觀看一幅幅的畫等於觀看一幕幕的歷史景象，喚起回憶與隱喻；當灼熱的陽光灑落，幾乎看得見它像一層薄膜覆蓋土地上，幾乎可以觸摸得到一種深沉的「呼愁」。陳澄波的「台灣」在回憶中成為「呼愁」的寫照、「呼愁」的本質。

1947年3月25日，嘉義火車站前，歷史用一顆子彈把台灣和陳澄波貫穿起來。陳澄波的作品，在距離他創作幾乎四分三個世紀後的今天再來重新閱讀，除了創作當時的激情之外，又融進了許多歷史的要素，映照著時光的餘暉，我似乎更能看到土地及一個時代的形狀在這些繪畫中隱約呈現。



裸女立姿戴面罩
Standing Nude with a Mask
上海時期
Shanghai period
油彩、畫布
Oil on canvas
78×52cm(25M)
私人收藏
Private collection

陳澄波

紀念展

切切故鄉情

Nostalgia in the Vast Universe:
Commemorative Exhibition of Chen Cheng-po

展覽日期：100年10月22日至101年2月28日
展覽場地：高雄市立美術館一樓、104、105展覽室
指導單位：高雄市政府文化局
主辦單位：高雄市立美術館、財團法人陳澄波文化基金會
協辦單位：正修科技大學藝術中心
贊助單位：尊彩藝術中心、諭賢堂、香港蘇富比有限公司
Exhibition Dates: October 22, 2011 to February 28, 2012
Exhibition Venue: Galleries 104 and 105, Kaohsiung Museum of Fine Arts
Supported by: Bureau of Cultural Affairs, Kaohsiung City Government
Organized by: Kaohsiung Museum of Fine Arts and Judicial Person Chen Cheng-Po Cultural Foundation
In Association with: Arts Center of Cheng-Shiu University
Sponsored by: Liang Gallery, LECO and Sotheby's Hong Kong Ltd.

地址：80460 高雄市鼓山區美術館路80號
80 Meishuguan Road, Kaohsiung, Taiwan, R.O.C.
電話 Tel: 07-5550331
傳真 Fax: 07-5550307
開放時間：9:30AM-5:30PM (星期一休館)
Opening Hours: 9:30AM-5:30PM (Closed on Mondays)
http://www.kmfa.gov.tw
E-mail: service@mail@kmfa.gov.tw



高雄市立美術館
KAOHSIUNG MUSEUM OF FINE ARTS

陳澄波 切切故鄉情

本展藉由多重軸線之創作主題，呈現陳澄波的藝術樣貌，展出其油畫、膠彩、淡彩速寫及素描作品約262件。陳澄波求學、教學遊歷東京、上海，最後因時局變化返台定居，因其對台灣土地的熱愛，北從台北淡水，南至屏東貓鼻頭都有他的創作足跡，而其家鄉嘉義更是他創作不斷的泉源，也是本次展出的重點；其中百餘件油畫中有近六成是第一次公開展示，豐富可期。

NT 700 RMB 280 (不含運費)



台北 02-27116983
上海 021-61483408
北京 010-59789803

